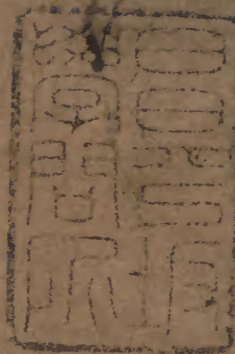


孫子集註

七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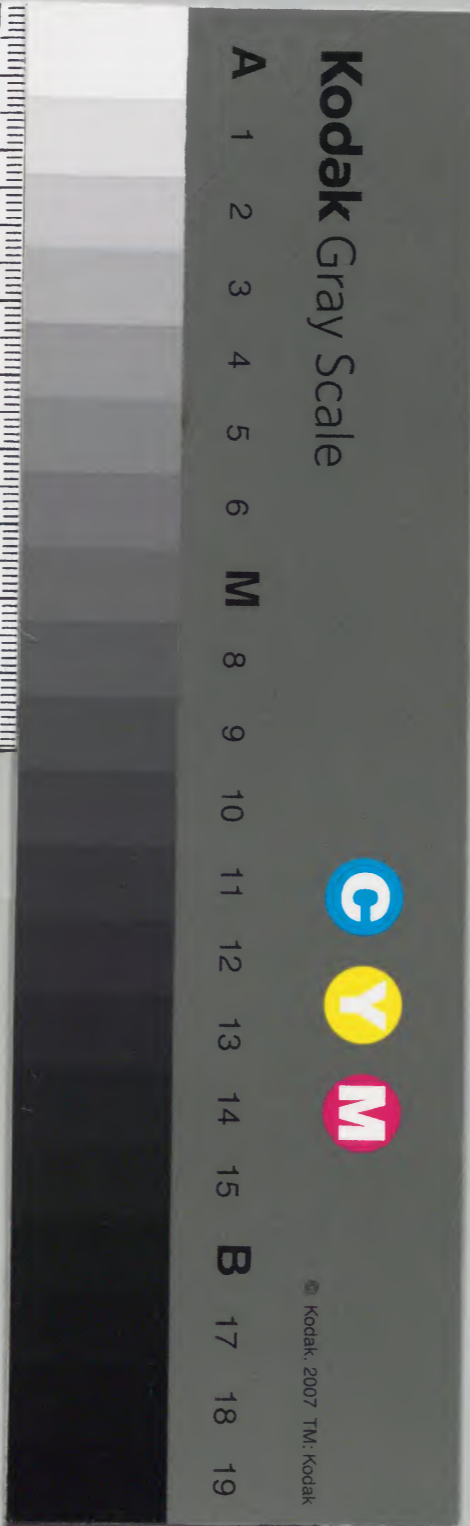
坤



内閣文庫			
函	五二九六	漢	書
十架	二六	冊	類
一七〇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96
冊數	2 (2)
函號	299 170

共二
兵家一號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孫子集註卷之七

新都後學黃邦彥校正

軍爭篇

曹操曰兩軍爭勝。季荃曰爭者趨利也。虛實定乃可與人爭利。王哲曰。使敵乘我勞也。張預曰以軍爭為名。首。兩軍相對而爭利也。先知彼我之虛實然後能與人爭勝。故曰虛實。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

李荅曰受君命也。遵廟勝之筭。禁行天罰。張預曰受君命伐叛。遂。

合軍聚眾

曹操曰聚國人結行伍。選部曲起營為軍。陳。梅堯臣曰聚國之眾。合以為軍。王哲曰。人國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若悉率其賦。則總七萬五千人。此所謂合軍聚眾。張預曰。合國人以為軍聚。

故下云不得御導不能得地利是也。○張預曰受
迂曲為近直轉患害為便利此軍也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

計者也

曹操曰迂其途者示之遠也後人發先人至者明
故度數先知遠近之計也。○李筌曰故迂其途示
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為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
○杜牧曰上解曰以迂為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
意已怠復誘敵以利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
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所爭之要害也。秦
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即卿三十
里而令軍中曰右以軍事諫者死奉軍武安西秦
軍鼓噪動兵武安屋為皆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
故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一十八日不行復益增
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道之閒以報秦秦將大喜曰
夫去國二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關與非趙地也
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
去關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

曰先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
奢因縱擊大破之闕與遂得解。○賈林曰敵途本
近我能迂之者或以贏兵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
使不得以軍爭赴也。○梅堯臣曰遠其途誘以利
欺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轉
害之謀也。○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
出奇則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
利縻之則出奇之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
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下云分合為變其疾如風是
也。○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勝凡欲近爭便地
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進又貪
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為直以
患為利也。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鄔淮屯北原而
走諸葛是也。能後發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迂為
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為利軍爭為危

曹操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李筌曰夫
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杜牧曰善者計度審

也○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為利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也○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又一本作軍爭為利衆爭為危○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驢三軍之衆與敵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之則為利失之則為危○未可輕率○張預曰知者爭之則為利庸人爭之則為危明者知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曹操曰遲不及也○李筌曰輜重行遲○賈林曰行軍用師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潛設奇計迂敵途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梅堯臣曰卒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王僧曰以輜重故○張預曰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操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李筌曰委則軍資闕也○杜牧曰卒一軍之物行則重緩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進則恐輜重捐棄也○賈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杜佑曰棄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則輜重棄○王哲同曹操註○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委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為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

曹操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曹操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為擒○李
 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則為倍道兼行行若如
 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少疲者多且
 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軍
 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
 以為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杜牧
 壁之敗龐涓追孫臏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
 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三十里為一舍倍道
 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以得百里為一舍倍道若
 如此爭利眾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為敵所擒其法
 什一而至於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
 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
 十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已午時至者有申未
 持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之得
 聲嚮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
 足以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
 先據武牢竇建德十八萬眾而不能前此可知也
 ○陳皞曰杜說別是用兵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

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中得一而至
 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賈林曰踞遠人疲奔
 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憂百里爭利慎勿
 為也○杜佑曰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為擒也
 強弱不伏相待率十有一人至也○晝夜不休行百
 里故三將軍為其擒也向則涉途既遠勁者少罷
 者多十中得一至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師也○王
 督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宜近不宜遠耳夫衝
 風之衰不能起羽毛強弩之道宜近不能穿魯縞苟
 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
 矣即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
 宣王曰吾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
 奢亦卷甲而趨二日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
 并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驕之使秦不意其至
 兵又堅奢又去闕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之及發
 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
 之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
 投之險難先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為不勝哉○何
 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委軍眾輜重卷甲務速若

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一我勞敵佚敵
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擒以此見武
之深戒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
輕重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
上為倍道晝夜不息為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
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飢
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飢敵飽又復首
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帥必皆為敵所擒若晉人獲
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人得一人勁捷者先至
下九人悉疲困而在後况重兵手何以知輕重俱
行下文云五十里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
一日行五十里不為遠也馬有半至之理是必重
兵借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蹙上將軍其法半至

曹操曰蹙猶挫也○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
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
不至疲○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中擇五人勁者
先往也○賈林曰上猶先也○杜佑曰蹙猶挫也
前軍之將已為敵所蹙敗○杜亮臣曰十中得五
猶遠不能勝○王皙曰蹙者之患減於太半止挫
敗而已○張預曰蹙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
况百里乎蹙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
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
也答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
迫而蹙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
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遂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
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曹操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李筌曰近不
疲也故無死○杜牧曰三十里內九十人中可
以六七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
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
也占者用師曰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徒而趨利
三分之二主○梅克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
王皙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
二至蓋其精銳者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為敗

故不云其法也。○張預曰：路迫不疲，至者大半不
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
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操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李筌曰：無輜重者
關所供也。袁紹有十萬之眾，魏武用荀攸計，焚燒
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
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
萬眾，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先用兵者先耕
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關也。漢高祖無關中先武
無河內，魏武無兖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也。○杜
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上，衣裝委積者財貨也。○杜
陳皞曰：北說委軍爭利之難也。○梅克臣曰：三者
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王皙曰：委積謂
薪鹽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
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
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
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操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李筌曰：預
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也。○杜牧曰：非也。豫先
也。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
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皞曰：曹
說以為不知其謀，固不可與交兵也。○陳皞曰：曹
說並通。○梅克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
鄰國以為援助也。○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
後可與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為患。其鄰國為
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云：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
為衢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操曰：高而崇者為山，眾樹所聚者為林，坑塹者
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漸洳者為沮，眾水所
歸而不能流者為澤。○梅克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
澤者不能行師也。○張預曰：高而崇者為山，眾樹
所聚者為林，坑塹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漸
洳者為澤。○張預曰：高而崇者為山，眾樹所聚者
為林，坑塹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漸洳者
為澤。○張預曰：高而崇者為山，眾樹所聚者為林，
坑塹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漸洳者為澤。

如者為沮衆水所滯而不流者為澤凡此地形悉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即慮無虞則其義也○杜牧曰管子曰凡主兵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丘阜之所在首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焉歲之然後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凡使賊徒好相掩襲源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列為獸足而却履於中迹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藪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練日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觀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所備也敵之機謀而能知也○陳皞曰杜佑曰地利非用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踞之便利也○梅堯臣曰凡丘陵原衍之向皆城邑道踞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况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濟險則有壅決之害醉行則有暴來之闕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丘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

在其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常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飢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為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

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為準厚其須賞使之懷恩
豐其室家使之係心即為吾人當為反覆然不如
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住也
似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
無失矣○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
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鄆
人導之以克
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
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王哲曰謂以迂為
直以患為利也○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張
預曰以變詐為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
為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梅堯臣曰非利不可
動○王哲曰誘之也○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
也傳曰見利乃動不疑

以分合為變者也

曹操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為變也○李峯曰以詭
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為變化之形○杜牧曰
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
能變化以取勝也○陳皞曰乍合作乍分隨而更
之也○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
為變化之術○梅堯臣王哲同曹操註○張預曰
或分或合其形或合或分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為
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六
兵散則以合為奇兵合則以散為奇三令五申三
散三合復歸于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操曰擊空虛也○李峯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
退至疾也○梅堯臣曰來無形跡○王哲曰速乘
虛也○何氏同梅堯臣註○張預曰其來疾暴所
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操曰不見利也○李筌曰整陳而行○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為敵防其掩襲也○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木也○而其人不移○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王哲曰齊肅也○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林如山輕者如炬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操曰疾也○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杜牧曰曰猛烈不可嚮也○賈林曰侵掠敵國如火燎原不可往復○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操曰守也○李筌曰駐車也○杜牧曰閉壁屹然不可動搖也○賈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

因不動如山之安○梅堯臣曰峻不可犯○王哲曰堅守也○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張預曰所以持重也○荀子議兵篇云圍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毀

難知如陰

李筌曰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觀萬象○杜牧曰如玄雲蔽天不見三辰○梅堯臣曰幽隱不測○王哲曰形藏也○何氏曰暗祕而不可料○張預曰如陰雲蔽天莫觀辰象

動如雷震

李筌曰盛怒也○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知所避也○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梅堯臣曰迅不及避○王哲曰不虞而至○何氏曰歲謀以奮如此○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電不及瞬目

掠鄉分衆

曹操曰因敵而制勝也。○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為數道懼不虞也。○杜牧曰敵之鄉邑衆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則大小強弱皆歆與敵爭利也。○陳皞曰夫鄉邑村落因非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掠鄉一作指。○賈林曰三軍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衆故因敵陳形可為勢此充順訓諫分明師徒服習也。○梅克臣曰以饗士卒。○王哲曰指所鄉以分其衆鄉音向。○何氏曰得掠物則與衆分。○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操曰分敵利也。○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杜牧曰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于漢王曰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利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以天下城邑封印功

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畧曰獲地裂之。○陳皞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賈林曰廓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梅克臣曰與有功也。○王哲曰郭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張預曰開郭平易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今觀上下之文恐非此謂也。

懸權而動

曹操曰量敵而動也。○李筌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銖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為客後動為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定計之筭明動易也。○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也。○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卒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將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餒寒生於道路○杜牧曰言軍爭者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為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梅堯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也○王皙曰量敵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張預曰凡與人爭利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王皙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為金鼓

杜佑曰金鉦鐸也聽其音聲以為耳候○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王皙曰鉦鐸疾徐號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為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為目候○梅堯臣曰以威目也日威於色不得不明○王皙曰表部曲行列齊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李筌曰鼓進鐸退旌賞而旗罰耳聽金鼓日視旌旗故不乱也勇怯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張預曰夫用兵既衆占地必廣首尾相遼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關衆如關寡形名是也

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牧曰旌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即今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起曰信

材士非令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王曾曰使三軍之衆勇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為也○張預曰士卒專心一意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者必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書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李峯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書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目敵人之目於我必害其義安在答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入來襲我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陳蓋大陳之中必色小陳大營之中亦色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繞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為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即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大勁弩強弓四向諸營恐敵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入或能潛入一營即諸營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頃吏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為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陳皞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

李峯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書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目敵人之目於我必害其義安在答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入來襲我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曰止則為營行則為陳蓋大陳之中必色小陳大營之中亦色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繞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鉤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為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即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者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大勁弩強弓四向諸營恐敵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入或能潛入一營即諸營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頃吏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司馬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為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陳皞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刻期而戰非也

天寶末其光弼以四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
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
而已○賈林曰火鼓旗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
之○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王哲
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熱我之威武聲氣也傳
曰多鼓鈞聲以夜軍之○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
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
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為
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躁而進吳師分以禦
之遂為越所敗是惑以火鼓屯晉伐齊使司馬斥
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踈陳之齊侯畏而脫
歸是惑以旌旗也

故三軍可奪氣

曹操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李筌
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
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
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杜
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

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
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
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氏丘
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景王街枚徑造之欽子
騫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
之可破既而三躁之欽不能應騫退相與引而東
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
舊將騫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
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騫鼓而欽不應其勢
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王哲曰震熱衰惰則
軍氣奪矣○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
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
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吳
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
謂氣机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張預
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舍生稟血鼓作聞爭雖死
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
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
以不戰挫之同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
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聞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

孫子集註

卷之七

十三

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

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心之令憤撓之令亂間之令踈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杜牧曰心者將軍心中所倚賴以為萬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峻遣軍將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胆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間絕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還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為信然因衰道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

破○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既奪氣將亦奪心○王哲曰紛亂喧嘩則將心奪矣○何氏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感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敗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陳皞曰初米之氣氣方盛銳勿與之爭也○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即朝氣也○王哲曰士衆先初舉氣銳也

畫氣惰

孫子集言卷之七

王哲曰漸
久少急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王哲曰急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李荃曰氣者軍之氣勢○杜牧曰陽氣生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九晨朝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泥水東建德列陳彌亘數里太宗將數騎登高視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飢必將自退退而擊之何往不克建德列陳自矜至午兵士餓倦悉列坐石又爭飲水太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陳皞曰有辰巳列陳至午未未勝者午未列陳至申酉未勝者不必事須晨巨

而為陽氣中午而為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登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盡銳來攻我當少避之退則可以騎留之以明不須晨旦也凡彼有銳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曹嶽之說也○梅堯臣曰氣盛勿擊衰懈易敗○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而懼死無故驅之就死則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畜非有忿怒欲聞之氣一更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爭聞不啻諸劇至於操刀而求鬪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惻然而誨矣言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所激也果以即墨之圍五千入擊却燕師者乘燕劓降擲塚之怒也秦之聞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奮也二書治氣有退而所用乘其機也○張預曰朝喻始晝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為辭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陳久則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惰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已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前趙將游子遠之

敗伊餘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用此術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荃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杜牧曰司馬法曰本心固言料之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擊固不為事撓不為利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陳皞曰政令不一賞罰不明謂之業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是則出攻之○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淨待敵之喧譁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者用莫大於玄默也○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噤○下哲同陳皞註○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撓權智萬變而措置於胸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乱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逮卒然遇大難而不驚衆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故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退受夫之禦寇也堅則而言之乘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避夫虜也

入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也○張頌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忿嚴以待懈此所謂善治已之心以奪入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

李荃曰客王之勢○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閑佚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梅堯臣曰無困竭人力以自弊○王哲曰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張頌曰近以待遠佚以待勞飽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治已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

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操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李荃曰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分也○杜牧曰堂堂者無懼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違鄴袁尚來救公曰尚若從大道來當避

之若從西山來此成擒耳尚果從西山來逆擊大破之也○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王皙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故變○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如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入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

李筌曰地勢也○杜牧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丘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孟氏曰敵背丘陵為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杜佑曰敵若依據丘陵險阻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持勢不便及有殞石之衝也○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丘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王皙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

問之悉甲而三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而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即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認禦之登印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詔以彼步我騎且却且引得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並即奪道○張預曰敵處高為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孤矢之施發皆不便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兵也○賈林曰敵未衰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將士勿令逐追○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兵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

兵縱卒亂行者欲以為變也○梅克臣同杜牧註
 ○王哲曰勢不至北必有詐也則勿逐○何氏曰
 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廉頗將拒秦於
 長平秦陰使白起為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軍佯
 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
 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
 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
 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
 聞趙食道絕王白之河內發卒遮絕趙救及糧食
 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射而死蜀
 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
 一朝備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
 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西魏未遣將
 果入賊伏李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西魏未遣將
 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
 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
 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
 逐之因回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逐得入生獲其
 征南王俘獲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北齊高澄立
 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

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挽也召將師而語之
 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誠之
 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走梁人
 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
 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反郭子儀圍衛州偽鄭王
 慶緒率兵來援分為三軍子儀陳以待之預選射
 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誠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
 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既戰子儀偽退而
 賊果乘之乃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
 駭整衆追之遂虜慶緒○張預曰敵入奔北必審
 真偽若旗鼓齊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
 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輒亂人囂馬駭
 此真敗却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強氣也○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隋隋
 臣季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在
 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隋少師曰不當王
 非敵也不從隋師敗績○陳暉曰此說是避敵所

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勿攻之
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關其鋒莫當蓋
近之爾○梅堯臣曰伺其氣挫○何氏曰如蜀先
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
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
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
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正盛且乘高守
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
必大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備知
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
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
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御持經七八月
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
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
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倚角此寇正在今日乃
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
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遁魏末吳將諸葛恪
圍新城司馬馬景王使毋丘儉文欽寺叅之儉欽
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
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

相持數日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賢
銳卒趣合榆斷其歸路恪懼而遁前趙刻曜遣將
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懼將游子遠頻敗之
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年劉曜自
來猶無若我何晨慶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
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
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子遠緩之使
氣竭而擊之乃壁不戰伊餘有賜色子遠候其
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
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于陳唐武德中太宗率師
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
城觀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
何對曰群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衆
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
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
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又太宗征薛仁果於
折墜城賊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
戰太宗曰我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
進好聞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
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

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或其將相繼來降太宗
 知仁果必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
 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睨自恃驕悍
 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
 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睨攻之愈急太宗
 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
 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
 出賊之右先餌之羅睨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
 親禦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睨回師相拒我
 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睨氣奪於是大潰又李
 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
 率精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
 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
 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岬勿與爭鋒待其氣
 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賊
 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岬○張預曰教若乘銳而來
 其鋒不可當且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
 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樂書曰楚師輕窵固壘以
 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曹太宗征
 薛仁果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
 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
 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餌兵勿食

李荃曰秦人毒涇上流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
 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
 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眾討之王乃多為毒酒賊
 既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王簡
 輕騎縱擊俘獲萬計○陳皞曰此之獲勝蓋非偶
 然固非為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
 能致毒於人腹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
 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
 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
 安可去之則知餌兵非止謂寘毒也食字疑或為
 貪字也○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
 以兵來釣我不可從○王皙曰餌我以利必有
 奇伏○何氏曰如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
 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
 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徒
 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

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
豆覆其上鄧弘取之為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
放牛馬馬超取之而為公所破又如後魏廣陽王元
颯劉備分取之而為公所破又如張預曰三畧曰香餌之
深以也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為干謹伏兵
所破此皆餌之術也○張預曰三畧曰香餌之
下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為釣者所得兵貪利則
為敵人所敗夫餌兵非止謂寘毒於飲食但以利
留敵皆為餌也若曹公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
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是也

歸師勿遏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杜牧曰曹公自
征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
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
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
步騎來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過吾歸師而
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孟氏曰人懷歸心必
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杜佑曰人人有室家
無國之往不可遏截之餘現其變而制之○梅堯

臣曰敵必死戰○王皙曰人自為戰也勿遏塞之
若猶有他慮則可要而擊曹公攻鄴表尚來救諸
將以為歸師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則避之
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進來則歸意全隔
山來則顧負險且有快心也○何氏曰如魏初曹
操圖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
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眾繡與
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
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
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過吾
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
張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
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疋假道慧景欲斷路
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在死
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征晉至壽
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於華澤堅將符融竇
衝姚萇討之符融勇果輕敵不恤七眾泓聞其至
也惧率眾將奔關東敵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
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敵弗從戰于
華澤敵敗績被殺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

將東走業謀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
過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繼之以為後圖業
曰一日繼敵悔將無及遂率眾追之為弘所敗○
張預曰兵之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
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劉表
謂荀彧曰虜過吾歸師吾是以知勝又呂弘攻段
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過兵家
之戒不如繼之為後圖業不從率眾追之為弘所
敗古人似此者
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操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而所以示生
路也○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若
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
壺關即其義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
心因而擊之後漢妖巫維泥弟子單臣傳鎮寺相
聚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宮符
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
召公卿諸侯王門方畧明帝時為東海王對曰妖

巫相初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
走耳小挺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即
勅令開圍緩守賊眾分散遂斬臣鎮寺大屠大寶
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戰于土門賊眾退
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見開圍
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眾是開一面也○杜
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欲使
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強救在
後當堅固守之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梅堯臣
同曹操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
耿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
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
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入聞祝阿已
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雋與徐繆共討黃巾
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雋
登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
內營急逼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
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
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
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破之又魏太祖

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令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于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駟自塞歸道於是將上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寺○張預曰圍其三面開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雋討賊師韓忠於宛急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闔閭復將擊之夫梁王曰困獸猶聞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齊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羗觀大軍棄輜重從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致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陳皞曰鳥窮則搏獸窮則噬也○梅堯臣曰困獸猶聞物理然也○何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眾討之將軍傅穎言之恪曰護窮寇爾令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駭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交多矣現其為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畜積外无強援不過於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眾五伐晉將符彥卿杜重威經恪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野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戎人馬渴死甚眾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大風揚

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為虜十萬所圍乃窮蹙之寇遂致死力以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
○張預曰敵若焚舟破釜來決一戰則不可迫逼蓋獸窮則搏也晉師敗齊于鞏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人懼而興之盟吳夫槩王謂困獸猶聞漢趙充國言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
此用兵之法也

孫子集註卷之七

孫子集註卷之八

新都後學黃邦彥校正

九變篇 曹操曰變其正得其用也○王愷曰曹謂九者數之極用兵之法當極其變耳逸詩云九變復貫不知曹公謂何為九或曰九地之變也○張預曰變者不拘常法臨事適變從宜而行之謂也凡與人爭利必知九地之變故次軍爭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

張預曰已解上文

圯地無舍

曹操曰無所依也水駁曰圯○李筌曰地下曰圯行必水淹也○陳皞曰圯低下也孔明謂之地獄獄者中下四面高也○孟氏曰太下則為敵所囚○杜佑曰擇地頓兵當趨利而避害也○梅堯臣

曰山林險阻沮澤之地不可舍止無所依也○何氏曰下篇言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夫之也○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為地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交合

曹操曰結諸侯也○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也○賈林曰結諸侯以為援○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為交援

絕地無留

曹操曰魚久止也○李筌曰地魚泉井畜牧來樵之處為絕地不可留也○賈林曰谿谷坎險前魚通路曰絕當速去無留○梅堯臣曰谿谷坎險前魚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張預曰去國始出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留久止也

圯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因地能通○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為我患乃可濟也○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說譎之謀不至於害也○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為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操曰殊死戰也○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為私闢韓信破趙此是也○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舉九地之大約也○王哲註上之五地垂同曹公○何氏曰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衰糧絕不死何待也○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者奉其大畧也從圯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

亦陳其大畧也凡地有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所聚者是其變也何以知九變為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之義可見也下既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叙五利故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操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為變○李筌曰道有險狹懼其邀伏不可由也○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則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濕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候書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教萬爭敢先奮金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賈林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杜倕曰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為變也○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王皙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避殺阨阨之閒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是也○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行之必為權變韓信知陳餘不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之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操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因窮之兵必死戰也○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收歸師勿過窮寇勿追死地不可攻或我強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蓋為知變也故列于九變篇中擊之軍即須不擊益為知變也故列于九變篇中○陳皞曰見小利則不能傾敵則勿擊恐重勞人也○賈林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

險擊則死戰可自固守待其心惰取之○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為死戰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梅堯臣曰往無利也○王皙曰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哲謂餌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張預曰縱之而無所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強我曲彼直亦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操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杜牧曰操舍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為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十馬資用豐積戰七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牽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夕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阜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攸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至于今三十年間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也浚壁堅芻粟米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為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攻既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間困天下之功者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寸尺之功者蓋常陸寇計中不能知變也○梅堯臣曰臣忠義重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賈林曰臣忠義重○王皙曰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惧于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又尅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張預曰拔之而不能守委之而不為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壘卒不

能下亦不可攻如士句請伐偃陽荀瑩曰城小而
回勝之不武弗服為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操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杜
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杜
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
以武昌北岸有郟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吝而言
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
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郟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
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
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
益於江南若鷓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
庾亮戍之果大敗也○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
王哲曰謂地須要害敵已拒之或得之無所用若
難守者○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已
則不須爭也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已有亦不
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
也不如早從事於越
不聽為越所威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

曹操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李筌曰苟使
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絳下是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
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
○賈林曰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苟利社稷
專之可也○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闕外之
事將軍制之○梅堯臣曰從且而行也此而上五
利也○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
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為五利
或曰自地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為九變謂此九
事皆不從中覆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
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地利者知用兵矣

李筌曰謂上之五事也○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
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賈林曰九變上九
事將帥之任機權遇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
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數之則十故君命

系一兵生

不在常變例也。○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變而為利也。○王皙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何氏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日者，何也？蓋自圯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不得，不惑愚熟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耳。且十事之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受命之將，合聚軍眾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况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算也？况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張預曰：更變常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無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將貴適變也。○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張預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操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賈林曰：五利五變亦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闔之變，而不擊，城雖孤，孤可攻，知有充兵銳，將智臣忠，不側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徒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抑亦敗軍傷士也。○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王皙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為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操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賈林曰雜一為親一為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梅堯臣同曹操註○王哲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思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操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為我害所務可信也○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形法以戮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王哲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則可以伸己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操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李筌曰智者為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為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王哲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已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囚敗以為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以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孫子集言 卷之八

孫子集言 卷之八
曹操曰害其所惡也○李筌曰害其政也杜牧曰
惡因一語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
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賈林曰為害之計
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破
其政令或為巧詐間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
財耗或潰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
數事若能潛運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
折也○梅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王皙曰窮
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張預曰致之於受
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間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
民失業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間斛律光高熲平
陳之策是也

役諸侯者以業

曹操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
也○李筌曰煩其農也○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
不得休或須先有事業乃可為也事業者兵衆國
富人和令行也○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
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
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內役諸侯若以而
勞○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王皙曰常若為
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
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得休或曰壓之以富疆之
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強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
以事之
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操曰令自来也○李筌曰誘之以利○杜牧曰
言以利誘之使自来至我也墮吾盃中○孟氏曰
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
亦謂得人之用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
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張
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

梅堯臣曰所
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曹操曰安不三危常設備也○李筌曰預備不可
關也○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梅
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王哲曰備者實也○何
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
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况守
邊固圉交刃之際欵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
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
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
不能入楚為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
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
朱然為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
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
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
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
集明其伍候慎固其封守善完其溝隍或多調軍
食或孟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
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
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潰齊以抑敵而殲吳子入巢
而亡魯以果和而敗莫救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
而自斃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
可以者能豫備之之謂也○張預曰吾須思患而
預防之傳曰不備
不虞不可以師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
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操曰勇而無慮必欲死聞不可曲撓可以奇伏
中之○李筌曰勇而無謀也○杜牧曰將愚而勇
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
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
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將也
梅堯臣同李筌註○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可
言貴其謀勝也○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聞不
可與力爭當以奇伏誘至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
死不勝言將無策略止能
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操曰見利畏法不進也。○李筌曰疑怯可虜也。
 ○杜牧曰晉將劉裕沂江追桓玄戰于崢嶸洲干
 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常漾輕舸
 於舫側故其眾莫有闕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
 先玄眾是以大敗也。○孟氏曰將之怯弱志必生
 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
 新訓曰為將怯換見利而不能進太公曰失利後
 時反受其殃。○梅克臣曰怯而不能進。○王哲曰無
 闕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晉謂見害亦輕走矣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為大患也。○張預
 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晉
 楚相攻晉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
 先濟是也。

忿速可侮也

曹操曰疾急之人可忿怒侮而致之也。○李筌曰
 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太宗殺宋老生而平
 霍邑。○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也。○性不
 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
 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符生遣符黃眉鄧羗討
 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羗說黃眉曰襄性剛
 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壘其壘必奮而出師
 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出戰黃眉等斬之
 ○杜佑曰急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
 猶戇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梅克臣曰猶
 急易動。○王哲曰將性貴持重忿猶則易撓。○張
 預曰劉惔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楚子玉剛忿
 從晉師遂為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操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李筌曰矜疾
 之人可辱也。○杜佑曰矜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
 老我師我勢不可留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怒
 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辱之。○如諸葛孔明
 遺司馬仲達以巾幘欲使怒而出戰。○仲達忿怒欲
 濟師。○魏帝遣辛毗仗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

其忿况常才之人乎○梅堯臣曰狗名不顧○王
哲同曹操註○張預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
可撓之必
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操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
之救之則煩勞也○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
救愛其人乃可以計疲○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
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取此不度遠近不
量事力凡為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則可以煩之令
其勞頓而後取之也○陳皞曰兵有煩救不必救
昔項羽救趙此煩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賈
林曰廉潔之人不好侵掠愛人之仁不好鬪戰辱
而煩之其動必敗○梅堯臣曰力疲則困○王哲
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數救則煩勞
也○張預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無
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
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
喜怒也○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為兵之凶○何氏
曰將才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耳故孫子
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張預曰庸
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已為凶於兵智
者則不然雖勇而不死雖怯而不生雖剛而
不可侮雖燕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為大將用兵必敗也
○梅堯臣曰當慎重焉○張預曰言煩識權變不
可執一
道也

孫子集註卷之九

新都後學黃邦彥校正

行軍篇

曹操曰擇便利而行也。王皙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王皙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中也。相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曹操曰近水草利便也。李峯曰軍我教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刻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糶採而後寧。杜牧曰絕過也。依近也。言行軍經

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無當天
 竈人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賈
 林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
 谷也。務山無後患，依谷有水草也。梅堯臣曰：前
 為山所隔，則依谷以為固。王皙曰：總度也。依謂
 附近耳。曹公曰：近水草便利也。張預曰：總猶越
 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利水
 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羌為寇，馬援討之，羌在
 山上，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窮困，悉降，羌
 不知依谷之利也。

視生處高

曹操曰：生者陽也。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
 生高之地可居也。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
 陳皞曰：若地有東西，其法何如？答曰：然則南東
 也。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為無敵。背物色處軍
 當在高。梅堯臣曰：高陽也。視謂目前生地處軍當
 在高。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向陽而居。處高
 乘便也。張預曰：視生謂
 面陽也。處軍當在高阜。

取降無登

曹操曰：無迎高也。李筌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
 而取之。杜牧曰：降高也。言敵人在高，我不可自
 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下也。
 賈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杜佑曰：無迎
 高也。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
 梅堯臣曰：敵處地之高，不可登而戰。張預曰：
 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一本作戰降，無登
 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可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張預曰：凡高而崇
 者，皆謂之山。處山拒敵，以上三者為法。

絕水必遠水

曹操李筌曰：引敵使渡。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
 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欲
 依水為陳，以拒之。淮冒昧示弱，而不足挫敵，不
 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

陳備疑不敢渡。○梅堯昌曰：前為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王皙曰：我絕水也。曹說：是也。○張預曰：先行軍，馳水欲會，止者必夫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水為陳劉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客絕水而乘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

李筌曰：韓信被龍阻於澗水，夫擊敗楚子於清發是也。○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擊，楚遂令其大司馬曹咎守城，臯漢軍挑戰，楚泥水戰，漢軍候半涉，大破之。水內乃水也，誤為肉耳。○梅堯昌曰：敵之方乘，迎於水濱，則不渡。○王皙曰：肉當作水，迎於水內，則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其宜也。○何氏曰：如春秋時，宋公及楚，久戰，手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棄我，寡及，其未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及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膝，皆公之。夫蔡王曰：困敵猶圍，况人乎？若知不免，為敵擊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危有間。○吳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魏拆郭淮有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皆議曰：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敢渡。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眾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眾寡不敵，今若出關，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陳，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渡水，萬均擊破之。○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於水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瓚敗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術也。

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操曰：附近也。○李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杜牧曰：言我欲用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客主詞異耳。○杜佑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梅堯昌曰：○

必欲戰亦莫若遠水。王皙曰：我利在戰，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大夫泚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操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梅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王皙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皆謂近水之地，下曹註云：恐溉我也，疑當在以下。○何氏曰：視生高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不意也。○張預曰：或岬邊為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

曹操曰：恐溉我也。○李筌曰：恐溉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光武賞王尋迎水，處高為敵之。○杜牧曰：水灌就下不可矣，卑下處軍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又云：視生處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敵人得乘流而泊我也。○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溉吾軍，可以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而營軍，其家所忌。○梅堯臣曰：無軍下流，防其決灌，舳舻之戰，逆亦非便。○王皙曰：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將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似不從而敗。○何氏曰：順流而戰，則易為力。○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既我，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于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張預曰：凡遠水為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為法。

絕斥澤惟亟去魚留

孫子兵法 卷之九

陳皞曰斥隘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生五穀者是也○賈林曰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留○梅堯臣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王皙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古註曰沈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遼中陳而立有項即定此則能持重也

旌旗動者亂也

杜牧曰魯莊公敗齊於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輶亂而旗靡故逐之○杜佑曰旌旗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張預曰旌旗所以齊衆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人者倦也

杜牧曰衆悉倦弊故吏不畏而忿怒也○陳皞曰將興不急之役故人人倦弊也○賈林曰人困則多怒○梅堯臣曰吏士倦煩怒不畏避也○張預曰政令不一則人情倦故吏多怒也○晉楚相攻晉裨將趙旃魏錡怒而欲敗晉軍皆奉命于楚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是也

粟馬肉食軍無懸餽不返其舍者窮寇也

一云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軍無懸餽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李筌曰殺其馬而食肉故曰軍無糧也不返舍者窮迫不及竈也○杜牧曰粟馬言以糧穀秣馬也肉食者殺牛馬饗士也軍無懸餽者悉破之示不復炊也不返其舍者晝夜結部伍也如此者皆是窮寇必欲決一戰耳餽音府炊器也梅堯臣曰給糧以秣乎馬殺畜以饗其士棄餽不復炊暴露不返舍是欲決戰而求勝也○王皙曰粟馬肉食所以為力且久也軍無餽不返其舍者當不返舍無回心也皆謂以死決戰耳敵如以者當

堅守以待其弊也。○張預曰：捐糧穀以秣馬，殺牛畜以饗士，破甌及釜不復炊爨，暴露兵衆不復及舍，茲窮寇也。孟明焚舟，楚軍破釜之類是也。

諄諄翕翕徐與人言者失衆

曹操曰：諄諄語貌，翕翕失志貌。○李筌曰：諄諄翕翕，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是失衆也。○杜牧曰：諄諄者憂其內，是自失其衆心也。○賈林曰：諄諄如以者，憂其內，是自失其衆心也。○諄諄者，議貌，翕翕不安貌。徐與人言，遙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梅克臣曰：諄諄者，吐誠懇也。翕翕，曠職事也。緩言強安，恐衆離也。○王哲曰：諄諄語誠懇而患其上也。○何氏曰：兩人竊語，誹議主將者也。○張預曰：諄諄語也，翕翕聚也。徐緩也，言士卒相聚私語，紙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數賞者窘也

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杜牧曰：勢窮力窮，衆為叛，數賞以悅之。○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梅克臣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悅衆。○王哲曰：衆窘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張預曰：勢窘則易離，故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李筌曰：困則數罰以勵士。○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刑罰，故數罰以勵之。○梅克臣曰：人弊不堪命，屢罰以立威。○王哲曰：衆困而不精，動則數罰以資之也。○張預曰：力困則難用，故頻罰以畏衆。

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

曹操曰：先輕敵後聞其衆，則心惡之也。○李筌曰：先輕後畏，是勇而無也。○杜牧曰：人弊不堪命，料敵不精之甚。○賈林曰：教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欲強暴，代人衆悖，則懼也。至懦之極也。○梅克臣曰：王哲曰：天先嚴暴，後畏其衆，離訓罰不精之極也。○王哲曰：天先嚴暴，後畏其衆，離

衆離為將不精之甚也。○何氏曰：寬猛相濟，精於將事也。○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衆，叛已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上文以救賞救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筌曰：徐前而疾後曰委謝。○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以乃勢已窮，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也。○杜佑曰：戰未相服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王皙曰：勢不能久。○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者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操曰：備奇伏也。○李筌曰：是軍必有奇伏，須謹察之。○杜牧曰：恐有奇伏，旁起也。○孟氏曰：所持也，當謹伺。○張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目又不解去，必有奇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張預曰：勇怒而來，既不合戰，又不引退，當密伺之。○伏也。

兵非益多也

曹操曰：權力均一云。兵非貴益多。○賈林曰：不貴衆擊寡，所貴寡擊衆。○王皙曰：昔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為益。○張預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操曰：未見便也。○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王皙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按口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癘，人馬死者大半，恐不得回，乃許與侍中馬遂款懇，因奏請盟。會遂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以謀伐為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遠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壇在縣西三十里五

月十三日城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表甲劫盟
 馬○陳皞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于宋楚
 人東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
 而請和蓋總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
 弱而無故請和好者必以敵人國內有憂危之事
 欲為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我有可圖之勢欲
 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
 之破土浚也先密為和好又臣服于浚知浚不疑
 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
 杜佑曰未有要約而便來請和有間謀也○梅堯
 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姦謀○王哲曰無故驟請和
 者且防他謀也○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姦謀漢
 高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豎秦
 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
 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
 酒請降潛匿精兵見其弱卒揚大饗士卒人皆醉
 飽矩夜襲之
 暢僅以自免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杜牧曰工
 文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先出車定戰場
 立旗為表奔走赴表以為陳也旗者期也與民期
 於下也周禮大龜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
 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啓
 刻之期必欲合勢司來攻我且速備之○梅堯臣
 曰立旗為表奔以赴列○王哲曰陳而期民將求
 戰也○張預曰立旗為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
 趨之周禮曰車驟徒
 趨及表乃止是也

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杜牧曰偽為雜亂不整之狀誘
 我使進也○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王
 哲曰詭亂形也○張預曰詐為亂形是誘我也若
 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杖而立者飢也

李筌曰困不能齊○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一
 本從以仗字○杜佑曰倚仗予戰而立者飢之意

○梅堯臣曰倚兵而立者足見飢弊之色○王哲曰倚杖者困餒之相○張預曰此人不食則困故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杜牧曰命之汲水未汲而先取者渴也觀一人三軍可知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哲曰以見其衆行驅飢渴也○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曹操曰士卒之疲勞也○李筌曰士卒難用也○杜佑曰士卒疲倦也敵人來見我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梅堯臣曰人其困乏何利之趨○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須見利將不敢進也

鳥集者虛也

李筌曰城上有鳥師其遁也○杜牧曰設留形而遁齊與晉相持叔向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班師乃以相乘為幕燒糞穢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追之不及以設留形而遁走也○陳皞曰此言敵人若去營幕必空禽鳥既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代鄭將奔謀者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則知其是設留形而遁也○以篇蓋孫子辨敵之情偽也○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衆而鳥集止其中者虛也○梅堯臣曰敵入既去營壘空厓鳥鳥無猜來集其上○張預曰凡敵潛退必奔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文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也

夜呼者恐也

曹操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李筌曰士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杜牧曰恐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陳皞曰十人中人一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

市說說是也。孟氏同陳皞註。張預曰：三軍以將為主，將無膽勇，不能安眾，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兆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陳皞曰：將法令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梅堯臣同陳皞註。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特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曹操曰：結草為障，欲使我疑也。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或為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蔽之狀，使我疑而不敢進也。賈林曰：結草多為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為攻襲，宜審備之。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變，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焉。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為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敵欲追我，聚草不以為人屯，使我備陳而擊，西皆所以為疑也。

鳥起者伏也

曹操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李筌曰：嚴兵曰伏。杜佑曰：下有伏兵，住歲觸鳥而驚起也。張預曰：鳥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操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陳皞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采掩我，候兩軍戰，獸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也。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魚貫故塵高而尖。○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張預曰車馬行疾而勢重文韞亦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兵人兵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梅堯臣曰人步低輕塵必卑廣。○王皙曰車馬起而猛步人則差緩也。○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陳遠故塵低而來。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

李筌曰煙塵之埃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衆乃夜遁薪采即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為薪來字。○杜牧曰樵採者各隨所向故塵埃散行條達縱橫斷絕貌也。○梅堯臣曰樵採隨處塵必縱橫。○王皙曰條達縱橫微斷續之貌。○張預曰分道斷後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且之或逐之

也者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牧曰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為斥候故塵少也。○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張預曰凡分柵營者必遣輕騎四而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操曰其使來卑辭使間視之敵人增備也。○杜牧曰言敵人使來言辭卑遜復增壘塗壁若懼我者是以驕我使懈急必來攻我也。趙奢收關與去卿卿三十里增壘不進秦問來必善食遺之間以釋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闕典非趙所有矣奢既遣秦問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款我也。○張預曰使來辭遜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劫圍之單身操版插典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士乃使女子乘

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之

辭疆而進驅者退也

曹操曰詭詐也。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黃池越主句踐伐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維曰必會而先之矣王曰先之若何維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帶甲三萬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重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吳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歎吳王既會遂還焉。杜佑曰詭詐驅馳示無所畏是知欲退也。梅堯臣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之強進竹我也。王哲曰辭強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成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慮也。宋曰請用也。晉史駢曰使者日勅而

言肆悞我也
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

曹操曰陳兵欲戰也。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堙界也。賈林曰輕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勇陳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曹操曰無質盟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結紀信誑項羽即其義也。杜水欲漲沫先至皆為絕軍當待其定也。梅堯臣曰派沫未定恐有暴漲。王哲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是也。○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也。沫謂水上泡漚。

凡地有絕澗

前後峻峻
水橫其中

天井

四面峻坂
澗壑所歸

天羅

三面環絕
易入難出

天陷

車騎不通

天隙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
六害皆梅堯臣註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探曰山深者為絕中者為高下為天
井深山所過若蒙龍者為天陷山澗道狹
天羅地形陷者為天隙○杜牧曰軍識曰地
長數丈者為天隙○杜牧曰軍識曰地
水所及謂之天隙○杜牧曰軍識曰地
澗水澆澗不測深道泥濘人可以絕
陷地多溝坑坎陷木石謂之天隙○林
深遠謂之天羅○賈林曰兩岸深澗斷人
澗下中之下為天井四邊間險水草相兼
側出入皆難為天牢道崎嶇或寬或狹細
行為天羅地多沮洳為天隙兩邊險絕形
數里中間難通人行可以絕塞出入為天
害之地不可近也○梅堯臣曰六害尚不
况可留乎○王哲曰哲謂絕澗當作絕天
字耳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梅堯臣曰
網羅也陷謂溝坑坎陷澗澗之屬隙謂木
地軍行過以勿近不然則脫有虞智力無
也○張預曰谿谷深峻莫可過者為絕澗
下衆水所歸者為天井險環統所入者隘
牢林木縱橫葦葦隱蔽者為天羅波池泥
漸車

遇以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操曰用兵常遠六害今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
○李筌曰善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杜牧
曰迎向也背倚也言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
則進止自由敵入近之倚之則舉動有阻故我利
而敵凶也○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而敵附
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張預曰六害之地我
既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止有利彼則
進退多凶也

軍行有險阻潢井葭葦山林薈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處也

曹操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潢者池
也非著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居
也薈薈者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
梅堯臣曰險阻隘也山林之所產潢井下也葭葦
之所生皆薈薈足以蒙蔽當掩搜恐有仁兵○張
預曰險阻立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卑下之處多
產葭葦皆薈薈可以蒙蔽必降索之恐伏其奸
又慮姦細潛隱覘我虛實聽我號令伏姦當為兩
事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恃其險也○王皙曰恃險故
不恐也

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
遠也○陳皞曰敵入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
若遠而挑戰者欲誘我使進而後乘利而奮擊也
○梅堯臣曰陳皞曰一哲曰欲致人也挑謂趨
驍敵求戰○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動者倚恃
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致我之進也尉
繚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分險地則我
勿與之戰也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

戰而延誘我進則不可以
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易者利也

曹操曰所居利也。李全曰居易之地致人之利。○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易必有以便利於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陳皞曰言敵人得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賈林曰敵之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己之便我則易獲其利慎勿從之也。○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挑戰。○王哲同曹操註。○張預曰敵入捨險而居易者必有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操曰衆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梅堯臣同曹操註。○張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視敵若見林木動搖者是斬木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操曰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中。○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皆樹夫有水封其地無隔溺也。○杜牧曰斥鹵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即須擇有水草林木而止之。○杜佑曰一本作背衆木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對以為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梅堯臣曰不得已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衆木。○王哲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就利而背罔也。○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為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二事為法。

平陸處易

曹操曰車騎之利也。○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

○F 晉同曹操註○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平原曠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前死後生

曹操曰戰便也○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丘陵死於下也○賈林曰岡阜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軍馬也○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後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在右面轉順也○梅克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右背丘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上皆曰凡兵皆宜向陽既後背小山即前生後死疑文誤也○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持為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乎奔擊也

以處平陸之軍也

梅克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三事為法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洩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操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梅克臣曰四帝當為四軍字之誤欵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上皆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比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而定天下此即是也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如於黃帝故云然也

凡軍好高而惡下

梅克臣曰高則爽愷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疾亦以難戰○王哲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張預曰居高則便於規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為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梅克臣曰陽則明順處陰則晦逐○王哲曰久處陰濕之地則生憂疾且弊軍器也○張預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

養生而處實

曹操曰時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梅克臣曰養生便水草處實利糧道○王哲曰養生謂水草糧糈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滿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杜牧曰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生之於高則無卑濕陰翳故百疾不生然終可必疾氣不生○梅克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以必勝地氣乾燥故疾癘居高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燥故疾癘不作

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牧曰凡遇丘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梅克臣曰雖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王哲曰處陽則人舒以和器健以利也○張預曰而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為險固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克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為助○張預曰用兵之利得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操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李筌曰恐水暴漲
 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
 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水卒至也
 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清而反濁
 沫至此敵人行權過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
 計智料敵而行○張預曰武剛也未能用剛武以
 輕進謂未
 見利也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操曰廝養足也○李筌曰兵衆武用力均惟得
 人者勝也○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惟未
 能用武前進者蓋未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廝養之
 中揀擇其材亦足併力料敵而取勝不假求於他
 也○陳皞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便可進
 不必他國乞師但於廝養中併力取人亦可破敵
 也○賈林曰雖魚武勇之力而輕進足以智謀不
 敵併力而取敵人也○梅堯臣曰武雖也以智謀不
 足以繼進足以併給後廝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
 取勝人而已故雖廝養之輩可也况精兵乎曹
 是也○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使鉅未足剛進
 足以取人於廝養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敵而取勝
 不必假他兵以助已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為
 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魚
 為天下先戰此言助卒魚益不如已有兵法也

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

杜牧曰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夫之勇輕易不顧
 者必為敵人所擒也○陳皞曰惟猶獨也此言殊
 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為所擒不獨言其勇也○王哲
 曰蜂蠆有毒而况國乎則小敵亦不可輕○王哲
 曰惟不能料敵但武進則必為敵所擒明慮不
 在於不多也○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
 必為人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姑滅此而朝
 食不介馬而馳之為晉所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思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梅堯臣曰
 傳上世德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

故怨而難使。○王皙曰：恩信非素浹，洽於人心未附也。○張預曰：驟居將帥之位，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罰齊之，則怒恚而難用。故曰：穰苴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信，又伍參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操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驕情難用也。○梅堯臣曰：恩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王皙曰：所謂若驕子也。○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不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操曰：文，仁也；武，法也。○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也。○杜牧曰：晏子奉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也。○王皙曰：吳起云：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司柔者，兵之事。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武既行，必也取勝。○梅堯臣曰：令以仁恩齊之，以威刑恩威並著，則能必勝。○張預曰：文，恩以悅之；武，威以肅之。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攻必取，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人之兵也。王者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也。

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張預曰：將令素行，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

王皙曰：民不素教，難卒為用。○何氏曰：人既失訓，安得服教。

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為將居常無事之時，須思信威令先著於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

韓信曰我非素得拊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
 信威令之徒也○陳皞曰晉文公始入國教其民
 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定義未安其居此言欲
 令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王此言示以事君
 之大義入務利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
 未知信未宣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年伐京示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
 此言入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
 未知禮生其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
 少長使人聽之不惑法要在必行使人守之無
 在先○張預曰王哲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并力勝
 輕信者三令五申示人不惑也○梅堯臣曰信服已
 必行然後可以與衆相得也○梅堯臣曰信服已
 必何事不從○王哲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并力勝
 敵矣○張預曰上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足上下
 相得也○尉繚子曰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
 言號令一出不可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
 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亮與魏軍戰以寡對
 衆幸有當代者不陷而遺之曰信不可失於是

入願留一戰遂
 大敗魏兵是也

孫子集註卷之九

孫子集註卷之十

新都後學黃邦彥校正

地勢篇

曹操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李筌曰軍出之後必有地形變動○王皙曰

地利當周知險隘支挂之形也○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

梅堯臣曰經羅之地惟必掛綴

有支者

孫子集註 卷之十

梅堯臣曰
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
通谷長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
川丘陵也

有遠者

曹操曰此六者地之形也○梅堯臣曰平陸也○
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是得便利則勝也○
張預曰地形有
此六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
張預曰俱在

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操曰寧致人無致於人○李筌曰先之以待敵
○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之處勿使
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阨或敵
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賈林曰通利
者無有岡坂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於望
候向陽視生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
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已先據高地分為屯守
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已糧道也○梅堯臣曰先
據高陽利糧通阨敵人來至我戰則利○王哲註
同曹操○何氏同杜佑註○張預曰先處戰地以
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我雖居高面陽坐以致
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餉不絕然後為
利也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挂
者亭挂也

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

返不利

李筌曰往難以返曰挂○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敵共有犬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若無備攻之必勝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為敵人所險阻邀我歸路難以返也○陳皞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為持久之計掠取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為無備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而弗克欲戰則不可留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張預曰各守險固以相支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

擊之利

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故各分其勢○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陳遇敵則自下禦上彼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陳皞曰以說理繁而語倒但彼此出軍地形不便敵若說利誘我而去我慎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則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賈林曰支者隔險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杜佑曰利利我我也得相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不可愛偽去引敵半出而擊○王皙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詭之令必出○張預曰利我謂詳背我去也不可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

孫子兵法卷之十
李靖兵法曰彼以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操曰隘形者兩山間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以利也○李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隘我去之壻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希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為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壻而盈滿也○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壻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則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徑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

可知矣○陳皞曰隘口言陳是也言營非也○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同曹操註○張預曰左右高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為陳使敵不得進也我口而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齊滿者入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擊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曹操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李筌曰若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

孫子兵法卷之六
人方所能作為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據之
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之地恐敵人持
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峭澗遇敵則先據此
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陽而
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杜
佑曰地險先據則不致於人也○梅堯臣曰先得
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則始引
去勿疑○王皙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武牢
以待竇建德是也○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
况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佚待
勞則勝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
行儉討突厥嘗際晚下營壘方周忽令移就崇
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
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
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
便亦無水滂之患也

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操曰挑戰者延敵也○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
未可知也○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十里
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就敵
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
敵亦不利故言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
相近也○陳皞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
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可以一擊十曰走
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強弱可以加敵則為
之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孟氏曰兵勢既
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杜佑曰挑迎敵也遠形
去國遠也地勢均等無獨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
○梅堯臣曰勢既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王
皙曰以遠致我勞也○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
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賈林曰
天生地形可以目察○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
可不知
宜勝之本豈得不度也○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

凡此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
○張預曰凡此六敗咎在人事

六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操曰不料力○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奇伏之計則可矣○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既飽勞佚十倍相懸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返舍復為駐止矣○梅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衆必走之道也○王哲曰不待闢而走也○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况奮寡以擊衆能無走乎

卒強吏弱曰弛

曹操曰吏不能統故弛壞○杜牧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拆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數萬人皆乘橐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散合戰士潰散布自刎身死○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嚴見敵則亂不壞何為○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王哲同曹操註○何氏曰言卒伍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率故弛拆壞散也○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吏強卒弱曰陷

曹操曰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為戰是以強陷也○杜牧曰言欲為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強進之則陷沒於此地也○陳皞曰夫人皆有血氣誰無鬪敵之心若將乏刑德士乏訓練則人皆懦怯不可用也○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梅堯臣曰吏雖強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王哲曰為下所陷○張預曰將吏副勇欲

戰而士卒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已敗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操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重則心崩壞○李筌曰將為敵所怒不料強弱驅士卒如命者必崩壞○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于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割腹不仁未肯用命其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請挑戰不許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穀曰不可隨會使鞏翔韓穿師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陳皞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將使之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敗也○賈林曰自上墮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擊伏崩壞之道將又不量

已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強與敵鬪自取賊害非自上而崩乎○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敵怨懟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王皙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兇懟如山之崩壞也○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則勝也○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而必崩覆晉伐秦苟偃行令是也曰鷄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樂書怒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遂棄之歸又趙穿惡史駢而逐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

曹操曰為將若此亂之道也○李筌曰將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杜牧曰言吏卒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橫皆自亂之也○賈林曰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稟如此軍幕不亂何為謂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梅堯臣曰懦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

也○王皙曰乱者不勝其敗○張預曰將弱不嚴
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
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
制也為將若此自乱之道

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曹操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李筌曰軍敗曰
北不料敵也○杜牧曰衛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
言棟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為先鋒司馬法曰選良
次兵益人之強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
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玄北
鎮廣陵時符堅強盛其銳氣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
葛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勇應募玄以
牢之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
畏之所向必克也○賈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
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背道也○梅堯臣曰不
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強皆奔
北之理也○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為一
一則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
故兵法曰兵無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

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河俠士劍客奇才兵
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皆選鋒之別
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既具則大將勒
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趨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
為別隊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
要在必當擇腹心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
伏之類皆品量配之也○張預曰設若舊寡以擊
衆驅弱以敵強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為先鋒兵必
敗此也凡戰必用精銳為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一
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強曹
公以張遼為先鋒而敗鮮卑謝玄以劉牢之領精
銳而拒符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皞曰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
訓練四曰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
果此名
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而已若得地形可以為兵之助所以取勝也助一作易○陳皞曰天時不如地利○孟氏曰地利待人而險○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王哲曰兵道則在人○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也乃未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為將臻極之道○王哲曰料敵窮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未皆知為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則勝不知則敗○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則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

戰無戰可也

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可戰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立王人者發其行也○杜牧曰王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而推轂曰閫外之事將軍裁之○孟氏曰寧違於君不違於士衆○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戰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

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哲曰皆忠以為國也○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蹙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

唯人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為身也○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杜牧曰進不求珍寶言其少得也○陳皞曰合猶歸也○梅堯臣曰寧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王哲曰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王而已矣○張預曰進退違命非為已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軍之士皆如挾纊也○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為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計不設席行不乘騎親羸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吳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何為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不離愛而勗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王哲曰以仁恩結人心也○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為破羌將軍以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也晉王濬為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卒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有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張預曰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救首領曰臣之捍頭目也大美酒泛流三軍皆

孫子傳註 卷之十

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纜信乎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動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

可用也

曹操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而不可用也○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勃逆之心不可用也○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驕夫恩以養士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鞞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章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于聲不得不立威于色不得不明心威于刑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于敵故曰將之所擣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殺其十者十殺其一十殺其三威振於敵國十殺其一令行于三軍是如畏我者不畏敵畏敵

不恩我善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賤馬融曰馬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垂涕而後馬逸犯禾曹公割髮而自刑而掾辭屈黃蓋結問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孟氏曰唯務行恩勢已成刑之必怨唯務行刑怨已深思之不附必使恩威相參賞罰並用然後可以為將可以統眾也○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寵而不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為已害○張預曰恩不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卧龍所以垂泣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如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纜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眾以法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

已畏而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已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也○陳皞曰此說非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梅堯臣曰知彼而不知已或有勝耳○王哲曰知已不知彼知彼不知已皆未可以決勝也○張預曰或知已而不知彼或知彼而不知已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曰吾言臨陳先料敵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不知焉察敵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強弱形也可戰與不可戰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

以戰勝之半也

曹操李筌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杜牧曰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梅堯臣曰知彼知已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王哲曰雖知彼已可以戰然不可虧地利也○張預曰既知已而又知彼但不得地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

杜牧曰未動未卒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卒則不窮也一云動而不困卒而不頓○陳皞曰窮者困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闇卒不困窮也○王哲曰善計者不迷善軍者不窮○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卒故卒則不困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天知地勝乃不窮

李筌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
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
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已知彼又
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梅堯臣曰
知彼利知此利故不危知天時知地形故不極○
王皆同梅堯臣註○張預曰順天時得地利取勝
極無

孫子集註卷之十一

孫子集註卷之十一

新都後學黃邦彥校正

九地篇

曹操曰欲戰之地有九○李筌曰勝敵
之地有九故次地形之下○王皙曰用
兵之地利害有九也○張預曰用兵之地其
勢有九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

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操曰此九地之名也

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曹操曰士卒戀王道近易散○李筌曰卒恃土懷
妻子急則散是為散地也○杜牧曰士卒近家進
無必死之心退有歸投之處○杜佑曰戰其境內
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梅堯

臣同杜牧註○王哲同曹操註○何氏曰散地士卒恃之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為散地一曰地無關健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離故曰散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入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卒以軍為家專志輕鬪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鬪則不勝當集人各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張預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鄭人將伐楚師楚鬪庶曰鄭人軍其郊必不誠恃近其城莫有鬪志果為楚所敗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

曹操曰士卒皆輕返也○杜牧曰師出越境必焚○李筌曰師出越境必焚○王哲曰師出越境必焚○勢輕士末有鬪志也○何氏曰輕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返輕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動勞人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選驍騎街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入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兵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惠還敵追來則擊之也○尉繚子曰征後分軍而歸或臨戰自北則道傷甚焉言民兵四集分屯占地使北來者當北道則多逃以其開之耳故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

曹操曰可以少勝衆弱擊強。○李筌曰此阨喉守險地先居者勝是為爭地也。○杜牧曰必爭之地乃險要也前秦符堅先遣大將呂光討西域堅敗績後光自西域還師至宜未堅梁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當若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困竭人自然投戈如以為遠不可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之若發此二要難為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不從竟為先所滅也。○陳皞曰彼我若先得其地者則可以少勝衆弱勝強也。○梅堯臣曰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皆同陳皞註。○何氏曰爭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吳王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為利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新經兵處之分伏險阻敵入還調大兵房起此全勝之道。○張預曰險固之地彼我得之皆可以少勝衆弱勝強者是必爭之地也。唐太宗以三千人守成臯之險坐困竇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

曹操曰道正相交錯也。○杜牧曰川廣地半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陳皞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橫彼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兵士首尾不絕切宜備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可見也。○杜佑曰交地有數道往來交相無可絕。○梅堯臣同陳皞註。○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遠不可遏絕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不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阻絕者是交錯之地也。數道往來通達而不可阻絕者。○張預曰地有

諸侯之地三屬

曹操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孟氏曰若
鄭界于齊楚晉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

曹操曰先至得其國助也。○李筌曰對敵之傍有
一國為之屬先往而通之得其衆也。○杜牧曰衢
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衝據其形勢結其虜
國也。天下猶言諸侯也。○梅堯臣曰彼我相當有
旁國三面之會先至則得諸侯之助也。○王皙曰
曹公云先至得其國助。○荀悅曰先至者結交先至也。
言天下者謂能廣助則天下可從。○何氏曰衢地
者地要術控帶數道先據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
則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衢地必從之。故得之
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
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
謂先者必先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
後至衆已屬矣。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倚角震
之地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旁有鄰國三面相連
屬當往結之以為已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
約和旁國也。兵雖後
至已得其國助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

曹操曰難返之地。○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
毅伐齊皆為重地。○杜牧曰入人之境已深過八
之城已多津梁皆為所恃要衝皆為所據。返師返
旆不可得也。○杜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
同。多道里也。遠去已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
之重地也。○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城
已多津要絕塞故曰重難之地。○王皙曰兵至此
者事勢重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敵者深。國糧難
應資給將士不掠何取。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
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欲歸還勢不可過
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
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
上。多者有賞。士卒無歸意。若欲還出即為戒備。深
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

輕車銜枚而行以牛馬為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
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也○張
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激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是
難退之地也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
不可當是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

曹操曰少固也○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圯沮洳圯
地不得久留且速去也○梅堯臣曰水所毀圯行
則猶難况戰守乎○何氏曰圯地者少固之地也
不可為城壘溝隍且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
圯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
伏吾後營在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
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
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
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張預曰險阻漸洳之地進
退艱難而無所依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者為

圍地

李筌曰舉動難也○杜牧曰出入艱難易設奇伏
覆勝也○杜佑曰所從入險歸道遠也持久則
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為圍地也○梅堯臣
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何氏曰圍地入
則隘險歸則迂○孫武曰吾入圍地何用能為奇變
此地可由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何用能為奇變
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
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關示無所
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
見火烟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
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
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闔後拓左右持
角也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索我以
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柰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
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以
奇伏勝也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已者為死地

曹操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碍
○李筌曰阻山背水食盡利速不利緩也○杜牧
曰衛公李靖曰或有進軍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
敗為敵所制左谷右山東馬懸車之逐前窮後絕
厲行魚貫之若兵陳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息
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日月稽留動
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
力極一人守險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
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
乎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
心併氣一力抽腸瀝血一死於前因敗為功轉禍
為福此乃是也○陳皞曰人在死地如坐漏船伏
燒屋○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絕澗外來則易內
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判
糧儲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梅堯臣曰前不得
進後不得退旁不得走不得速戰也○何氏曰
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
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去
四塞不通欲勵士激眾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
武曰深溝高壘示為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
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
填夷井窳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
志於是砥甲斨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謀
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
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
王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
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
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鬪意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兵
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勇氣欲擊之法順而
勿抗陰守其利必開去道以精騎分塞要路輕兵
進而誘之陳而勿戰敗謀之法也○張預曰山川
險隘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
士決戰而不可緩也

是故散地則無戰

李筌曰恐走散也○杜牧曰已具其上○賈林曰
地無閑闕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地形之

說一家之理若彌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
 散之有○梅堯臣曰我兵在國安土懷生陳則不
 堅○張預曰士卒懷生不可戰也○王哲曰吳王問孫武
 懼散○張預曰士卒懷生不可戰也○王哲曰吳王問孫武
 曰散地不可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
 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來急攻
 則如之何武曰敵入專志輕鬪吾兵安土陳
 則不堅戰則不勝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
 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
 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
 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
 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李荃曰恐逃○杜牧曰兵法之所謂輕地者出軍
 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
 入為難故曰輕地北當必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
 卒至擊之勿疑若是至踰之速去○杜佑曰志
 未堅不可遇敵○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背險阻
 士心不專無以戰為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
 為利○王哲曰無故不當止也○張預曰士卒輕
 返不可輒留吳王曰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
 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
 以入為務無以戰為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
 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
 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
 若來擊之勿疑若
 其不至捨之而去

爭地則無攻

曹操曰不當攻當先至為利也○李荃曰敵先居
 地險不可攻○杜牧曰無攻者形勝之地先據乎
 其地則不
 利
 爭之
 簡兵練卒或先至也吳王曰
 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
 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爰焚柴揚塵惑其耳
 日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
 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

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關
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絕

曹操曰相及屬也。○李筌曰不可絕間也。○杜牧曰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之斷絕恐致人因而乘我。○賈林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絕之致隙。○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以兵絕之。○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敷截當令部伍相及不可斷也。○王哲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絕糧道。○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伏勝也。○吳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道固其險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我不可敵且至設伏則今卒匿之守而易急示其不能敵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

衢地則合交

曹操曰結諸侯也。○李筌曰結行也。○杜牧曰諸侯也。○又云旁國也。○孟氏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也。○梅堯臣曰地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之。○王哲曰四通之境非交接不強。○張預曰四通之地先交結旁國也。○吳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遠而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思兵雖後至衆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掎角敵人莫當

重地則掠

曹操曰畜積糧食也。○李筌曰深入敵境不可非義失人心也。○漢高祖入秦無犯婦女取寶貨得人心如此筌以掠字為無掠字。○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害復不得則須運糧為持久計以伺敵也。○孟氏曰因糧於敵也。○梅堯臣曰去國既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絕則掠畜積以繼食。○王哲曰深入敵境則掠其饒野以豐儲也。○難地食少則危。○張預曰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士掠

食以備其乏也吳王曰重地多逾城邑糧道絕塞
設欲歸還勢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
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
上多者有賞若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
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犒而揚其塵埃餌
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
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圯地則行

曹操曰無稽留也○李筌曰不可為溝隍宜急去
之○梅堯臣曰既毀圯不可依止則當速行勿稽
留也○王哲曰合聚軍衆圯無舍止○張預曰難
行之地不可稽留也吳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
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從營在吾左而守吾
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
去車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
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圍地則謀

曹操曰發奇謀也○李筌曰智者不困○杜牧曰
難阻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計○杜牧曰
曰居此當權謀詐譎可以免難○梅堯臣曰前有
隘後有險歸道又迂則發謀慮以取勝○張預曰
難以力勝易以謀取也吳王曰前有強敵後有險
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以觀吾能
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
為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攻數日無所見火烟故
卒令其奮怒陳練良士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
若當疾擊務突則前闕後拓左右倚角

死地則戰

曹操曰死地戰也○李筌曰殊死戰不求生意也
陳皞曰臨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
地而後生也○賈林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梅
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死人人自戰也○
張預曰臨在死地則人自為戰吳王曰敵人至
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

投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慎事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惧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因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梅堯臣曰設奇衝

眾寡不相恃

梅堯臣曰驚慌之也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散亂也

上下不相收

梅堯臣曰倉惶也

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李筌曰設變以疑之救左則擊其右惶亂不暇計○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偽形或張奇勢我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衆分使其意懈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使彼狂惑散擾而集聚不得也○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集或雖合而不能齊○王哲曰將有優劣則然要在於奇正相生手足相應也○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鏡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虛應左則右隙使倉惶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而不能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合於利而不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操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李筌曰慌之令見利乃動不亂則止○梅堯臣曰然能

使敵若此當須有利則動無利則止○張預曰彼雖驚擾亦當有利則動無利則止

敢問敵衆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操曰或問也○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入甚衆將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張預曰前所陳者須兵衆相敵然後可以為故或人問於我而又整肅則以何術待之也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操曰奪其所時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李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為秘要也所愛謂敵所便愛也○杜牧曰據我使地略我田野之則敵進退皆聽也○杜牧曰據我使地略我田野之則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強進退勝敗皆須聽我○陳緯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慌散亂無所不至也○王哲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絕其糧道則如我之謀也○張預曰武曰敵所愛者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我之計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曹操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李筌曰不虞不戒破敵之速○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之道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陳暉曰此言乘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便則須速進不可遲疑也蓋孫子之旨言用兵貴疾速也○梅堯臣曰兵機貴速當乘人之不備乘人之不備者行不虞之道攻不戒之所也○王哲曰兵尚神速奪愛尤當然也○何氏曰如蜀將初達之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圖謀洩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貽達以安之達得書猶豫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

將向西城安橋木關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拒之
 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一
 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覆一月間也
 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
 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人告亮曰吾奉事
 八日而兵至城下向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
 達於城下為木柵以自固宣王渡水破其柵直造
 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大日達甥鄒賢將李輔等開
 門出降遂斬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
 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陷必謂靖不能進遂休
 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
 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
 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
 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
 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降蕭銑衛公兵法曰兵用上
 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中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
 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誡之重芻豢以養之浚
 溝塹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呂才能以任之迷旁
 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則有
 兩利也若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也

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矣
 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
 久而用之矣故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
 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
 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若曰若此則常卷
 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
 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
 不進走也○張預曰復謂或人曰用兵之理惟尚
 神速所貴乎速者乘人之倉卒使不及為備也出
 兵於不虞之徑以掩其不戒故敵驚擾散亂而前
 後不相及眾寡不相待也

凡為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李筌曰夫為客深入則志堅主人不能禦也○杜
 牧曰言大凡為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
 有必死之志其心專一主人不能勝我也克者勝
 也○梅堯臣曰為客者入人之地深則士卒專精
 主人不能克我○張預曰深涉敵境士卒專精則
 為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趙廣

武若謂韓信去國遠
關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王皙曰饒
野多稼穡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

曹操曰養士併氣運兵為不可測度之計○李筌曰氣盛力積加之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杜牧曰斯言深入敵人之境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芳氣全力盛一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陳皞曰所處之野須水草便近積蓄不乏謹其來往善撫士卒王翦伐楚楚人挑戰翦不出勤於撫御并兵一力聞士卒投石為戲知其養勇思戰然後用之一卒遂滅楚但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則須為此計○梅堯臣曰掠其富饒以足軍食息人之力併兵為不可測之計○王皙曰謹養為撫循飲食周謹之也并銳氣積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可勝之際則進之○張預曰兵在重地須掠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自守勤撫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為不可測度之計伺敵可敵則一舉而克王翦伐荆常用此術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李筌曰能得其力者投之無往之地○杜牧曰投之無所往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張預曰置之危地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死焉不得

曹操曰士死安不得也○杜牧曰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孟氏曰士死無不得也○梅堯臣曰兵焉得不用命○張預曰士卒死戰安不得志尉繚子曰一賊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不侔也

士人盡力

曹操曰在難地心并也。梅堯臣曰士安得不竭
力以赴戰。王皙曰人在死地豈不盡力。何氏
曰獸困猶鬪鳥窮則啄况靈萬物者人乎。張預
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

兵士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於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陷之難地則不懼
不懼則鬪志堅也。○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
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曹操曰拘縛也。○李筌曰固堅也。○杜牧曰往走
也言深入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
也。○梅堯臣曰投無所往則自然心堅固入深則自
然志專也。○張預曰動無所之人心堅固兵在重
地走無所適。

不得已則鬪

曹操曰人窮則死戰也。○李筌曰決命。○杜牧曰
不得已者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盡不
得已也。○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鬪也。○梅堯臣何氏同杜
牧註。○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鬪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

曹操曰不求索其意自得也。○李筌曰投之必
死不令而得其用也。○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
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孟氏曰不求其勝而勝
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孟氏曰不求其勝而勝
自得也。○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信皆所以陷於危
難故三軍同心也。○王皙曰謂死難之地人心自
然故也。○張預曰危難之地人自同力不修整而
自戒慎不求索而得情意不約束而親上不號令
而信命所謂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

卷之十一

十三

曹操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一本作至死無所災。○李筌曰妖祥之言疑惑之事而禁之故無所災。○杜牧曰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為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既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必不乱死而後已。○王哲曰從祥神異有以惑人故禁止之。○張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言妖祥之事恐惑眾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戒厲祥此之謂也。倘士卒未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眾者。田單守即墨命一卒為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遂破燕是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曹操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杜牧曰若有財貨恐士卒顧戀有苟生之意必無死之心也。○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王哲曰足用而已士顧財富則輸生死戰而已矣。士顧生路則無死志矣。○張預曰貨與壽人所愛也所以燒拆財室割棄生命者非憎惡之也。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曹操曰皆持必死之計。○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割而流涕也。○杜牧曰士皆以死為約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卒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為禽獸所食也。○梅堯臣曰決以死力牧說是也。○王哲曰感勵之使然。○張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卒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為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拔劍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增其氣若令涕泣無乃挫其杜心乎。○答曰先決其死力後激其銳氣則無不勝。倘無必死之心其氣雖盛何由克之。若刑斬於易水士皆垂淚涕泣及復為羽聲抗慷慨則皆瞑目髮上指冠是也。

投之無所往者諸劊之勇也

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劊劊之勇也。○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為專諸劊劊

之勇○梅堯臣曰既令以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淵之勇○張預曰人懷必死則所向皆有專諸曹淵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僚者劇當為沫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上首劫齊桓公

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

梅堯臣曰相應之容易也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

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梅堯臣曰蛇之為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也○張預曰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也○陳圖曰以後為前以前為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

相救也如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張預曰吳越仇讐也同處危難則相救如兩手况非仇讐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操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設方馬埋輪不足恃也○李筌曰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闕如蛇之首尾故吳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杜牧曰縛馬使為方陳埋輪使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為專固而足為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為戰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為恃也○陳皞曰人之相惡莫甚吳越同舟遇風而猶相救

何則勢使之然也夫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戰之地使懷俱死之憂則首尾不得不相救也○有吳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况無吳越之惡乎蓋言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梅堯臣同杜牧註○王哲曰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蛇之首尾人之左右手皆喻相救之敏也同舟同濟在險難也吳越猶無異心况三軍乎故其足恃甚於方馬埋輪曹公說是也○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固然此未足為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雖月權智使人令相救如左右手則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亦足恃固以取勝所可必恃者要使士卒相應如一體也

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李筌曰齊勇若將之道○杜牧曰齊正勇敢三軍如一此皆在於為政者也○陳皞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七如一也○梅堯臣曰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之道也○王哲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既置之危地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大是

軍政得其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操曰強弱一勢也○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勢也○杜牧曰強弱之勢須因地形而制之也○梅堯臣曰兵無強弱皆得用者是因地之勢也○王哲曰剛柔猶強弱也言三軍之士強弱皆得其用者地利使之然也曹公曰強弱一勢是也○張預曰得地句則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敵况剛強之兵乎劉柔俱獲其用者地勢使然也

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操曰齊一貌也○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故順從我之命喻易也○賈林曰攜手翻迭之貌便於回運以前為後以後為前以左為右以右為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用三軍如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王哲

曰携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張預曰三軍雖衆如提一人之手而使之言齊一也。故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操曰謂清淨幽深平正。○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正無偏。故能致治。○梅堯臣曰靜而幽邃。人不能測。正而自治。人不能撓。○王皙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不乱。○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曹操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李筌曰為謀未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謀。始是以先愚其耳目。使無見知。○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如聲如瞽也。○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王皙曰其見聞。○何氏曰同杜牧注。○張預曰士卒皆然。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杜牧曰所為之事。有所之。謀不使其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為之本也。○梅堯臣曰改其所行之事。變其所為之謀。無使人能識也。○王皙曰已行之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存也。○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為奇也。○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可知也。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大餘將士驚服。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吾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李筌曰行路之便。衆人不得知其情。○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即遠。士卒有必死之心。○陳皞曰將帥凡率一事。切委曲而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

於我使迂之發機微路人不能知也。梅堯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能慮也。王皙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密襲也。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人初不曉其旨及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危貴跪道者非止詭敵也抑詭我士卒使由之而不使知之也。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杜牧曰使無退心孟明焚舟是也一本帥與之登高。陳皞曰發其心機。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王皙曰皆勸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沈舟之類也。

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曹操曰一其心也。李筌曰還師者皆焚舟梁堅其志既不知謀又無反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梅堯臣曰但馴然從驅莫知其他也。何氏曰士之往來唯將之令如羊之從牧者。張預曰群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

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曹操曰險難也。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為將之所務也。張預曰去梯發機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曹操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杜牧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今欲下文重奉九地故於此重言發端張本也。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常理須審

察之。○王皙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深專淺散，圍禦之謂也。○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巳。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也。

凡為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張預曰：先率兵者為客，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王皙曰：此越鄰國之境，也是謂孤絕之地，當速決其事。若吳王伐齊，近之。○如此者，解故不同。九地之例。○張預曰：去已國越人境而用師者，危絕之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

四達者衢地也。

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而。○張預曰：敵當一面，旁國四屬。

入深者重地也。

梅堯臣曰：士卒以軍為家，故心無散亂。

入淺者輕地也。

梅堯臣曰：歸國尚近，心不能專。

背固前隘者圍地也。

梅堯臣曰：背負險固，前當阨塞。○張預曰：前狹後險，進退受制於人也。

無所往者死地也。

梅堯臣曰：窮無所之。○張預曰：左右前後窮無所之也。

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李筌曰一卒之心○杜牧曰守其志一戰則易散
○梅克臣曰保城備險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而
襲之○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依險設伏攻
敵不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

曹操李筌曰使相及屬○杜牧曰部伍營壘密近
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其迅速二者恐其敵
至使易相救○杜佑曰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
道俱行然令相屬續以備不虞也○梅克臣曰行
則隊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脫有敵至不有散逸
也○王皙曰絕則人不相恃○張預曰密營促隊
使相續屬以備
不虞以防逃遁

爭地吾將趨其後

曹操曰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也○李筌曰利地
必爭蓋其備也○杜佑曰趨字為多字○杜牧曰必

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况其不後
二說皆非也若敵據地利我後爭之不亦
據戰地而趨戰之勞乎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若
地利在前先分精銳以據之彼若恃眾來爭我以
大眾趨其後無不尅者趙奢所以破秦軍也○杜
佑曰利地在前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
負故從其後使相及也○梅克臣曰敵未至其地
我若在前則當疾趨以爭之○張預曰爭地貴速
若前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故當疾進其後使首
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

杜牧曰嚴壁壘也○梅克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
道○王皙曰懼襲我也○張預曰不當阻絕其路
位嚴壁固守候其
來則設伏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

杜牧曰結交諸侯使之牢固○梅克臣曰結諸侯
使之堅固勿令敵先○王皙曰固以德禮威信且

示以利害之計。張預曰：財帛以利之，盟誓以要之，堅固不渝，則必為我助。

重地吾將繼其食

曹操曰：掠彼也。李筌曰：館穀於敵也。繼一作掠。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絕也。杜佑曰：深入當繼其糧餉。梅堯臣曰：道既遐絕，不可歸國取糧。當掠彼以食軍。張預曰：兵在重地，轉輸不通，不可乏糧。當掠彼以續食。

圯地吾將進其塗

曹操曰：疾過去也。李筌曰：不可留也。杜佑曰：疾行無舍此地。梅堯臣曰：無所依，當速過。張預曰：遇圯塗之地，宜引兵速過。

圍地吾將塞其闕

曹操李筌曰：以一上心也。杜牧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中，必發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未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為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于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擊牛驛，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人破兆等四將也。孟氏曰：意欲突圍，示以守固。杜佑曰：塞其闕，不欲走之意。梅堯臣曰：自塞其房道，使士卒必死戰也。王哲曰：慎人有走心。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神武擊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操李筌曰：勵志也。杜牧曰：示之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賈林曰：禁財棄糧，塞井破窰，示必死也。杜佑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窰，示無生意，必殊死戰也。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也。王哲曰：同梅堯臣註。何氏曰：同杜牧註。張預曰：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窰，示以無活勵。

使死戰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曹操曰相持禦也。○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杜牧曰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梅堯臣同杜牧註。○張預曰在圍則自然持禦。

不得已則鬪

曹操曰勢有不得已也。○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鬪。○王皙曰脫死難者唯鬪而已。○張預曰勢不可已須悉力而鬪。

過則從

曹操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李筌曰過則審躡又云陷之於過則謀從之。○孟氏曰甚陷則無所不從。○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深陷於危難之地則無不從計。○王皙曰在危難之下故十人殺虜使乃諄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

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曹操曰上已故復言之。○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全曰三事軍之要也。○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王皙曰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預知也。○王皙曰再陳者勤戒之也。○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操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

李筌曰大併兵震威則諸侯自顧不敢預交。杜牧曰權力有餘也。能分散敵也。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陳皞曰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我衆有得。聚要在結交外。撥若不如。此維以威加於敵。逞已之強。則必敗也。梅堯臣曰伐大國能今其衆。則權力有餘也。權有餘。則威加敵。威加敵。則旁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也。王皙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恃。則雖大國。豈能聚衆而推我哉。威之所加者大。則敵交不得合。張預曰恃富強之威。而亟伐大國。則已之民衆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合交也。或曰。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若晉楚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增勝於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已之私威。

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

曹操曰。霸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構也。絕天下之交。惟得伸已之私志。威而無外交者。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隣。援不蓄養。機權之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已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隳。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必先頃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隣。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關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句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為越所滅。越王句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色。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賈林曰。諸侯既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陳皞曰。智力既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為不可勝之計。天下諸侯無權可士也。仁智義謀。已之私有用。

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
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
必隳也○梅堯臣曰敵既不得與諸侯合交則我
亦不爭其交不養其權用已力而已爾威亦增勝
於敵矣故可拔其城可隳其國此謂霸王之兵也
○王哲曰結交養權則天下可從申私損威其國
城不保○張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
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
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既不得聚交又不
得合則我當絕其交奪其權得伸已所欲而威倍
於敵國故人城可得而
拔人國可得而隳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賈林曰欲拔城隳國之時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
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法無政○梅
堯臣曰瞻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懸
王哲曰杜姦偷也曹公曰軍法令不預施懸之司
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此之謂也○張預曰
法不先施故不預告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
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

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

曹操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衆若使一人也○
李筌曰善用兵者為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
而人從之是以犯衆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犯用
也賞犯嚴明用多若用寡也○張預曰賞功不逾
時罰罪不違例賞罰之典既明且速則用衆如寡
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王哲曰情泄則
謀乖○張預曰任用之於戰聞勿諭之以權謀人
知謀則疑也若裴行儉不
告士卒以從書之由是也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曹操曰勿使知害○李筌曰犯用也卒知言與害
則生疑難○梅堯臣曰用令知利不令知害○王

哲曰慮疑懼也○張預曰人情見利則道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曹操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李筌曰兵居死地必決命而鬪以求生韓信水上軍則其義也○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觀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遙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趙軍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收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泚

小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推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闕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鈔暴耳蓋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心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術故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餼鼓噪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後魏末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眾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為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奪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圖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

敵也高齊比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
 楊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
 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
 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
 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趨城下四
 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
 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
 將服敵速勒甲士二千人據東埤李烽嚴警武憚
 之不敵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
 以三千騎為殿到洛陽皆解鞍而臥齊眾來追至
 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
 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
 齊兵不敢過遂徐引而退○張預曰置之死亡之
 地則人自為戰乃可存活也項將救趙破釜焚廬
 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
 虜秦將是也

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為勝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地則士卒心不專既陷危難然
 然勝敗在人為之爾○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

之事在

故為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曹操曰佯愚也或曰彼欲進諉伏而退欲去開而
 擊之○李杲曰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
 奇待之退伏利誘皆順其所欲○杜牧曰夫順敵
 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則藏形閉跡敵
 之所為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怯而伏
 且順其強以驕其志候其懈急而攻之假如退
 而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閑心遂曰因而
 擊之皆順敵之計也○陳皞曰順敵之計不假多
 說但強示之弱進示之退使敵心不戒然後攻而
 破之以矣○梅堯臣曰佯法佯弱佯亂佯北敵
 輕來我志乃得○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彼
 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計設奇伏以取之或曰
 敵有所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為後圖若東胡遣
 使謂冒頓曰欲得頭勞下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
 來曰饑得單于一闕此即頭又與之及其驕急而
 擊之遂滅東胡是也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曹操曰并兵向敵雖千里能擒其將也○杜牧曰上文言為兵之事在順敵人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君也見其隙有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其將也○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使人一向趨之則我雖遠千里亦可擒殺其將○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則能遠擒其將○王皙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震不虞并兵一力以向之乘勢可千里而覆軍殺將也○張預曰敵既驕情則并兵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加冒頓滅東胡之事是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曹操曰是成事巧者也一作是謂巧攻成事○梅堯臣曰能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事成也○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曰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曹操曰謀定則開關以絕其符信勿通其使○杜牧曰政令既行開關折符無得有所阻礙恐人之心也○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為不通乎○曰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入若有使來聘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數之屬見其微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古之道也○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卒政之口滅塞關梁斷毀符節使不通也使不通者恐泄我事也○張預曰廟筭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幾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闔必亟入之

屬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曹操曰誅治也○杜牧曰屬揣屬也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一本作以謀其事

○梅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察也○何氏曰磨厲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厲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曹操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李筌曰敵開闔未定必急乘也○孟氏曰開闔者也有間未則疾內之○梅堯臣同孟氏註○張預曰開闔謂使也敵有間未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則宜急乘之

先其所愛

曹操曰據利便也○李筌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不擇其用也○杜牧曰先攻其所愛借倚恃以為軍者則先奪之也○梅堯臣曰先察其便利愛惜之所也○何氏同杜牧註

敵與之期

言曰後人發先人至○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為期將欲謀奪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陳皞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梅堯臣曰微者微之期使間歸告然後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王皙曰惟諷也微者所以示密曹公曰先敵至也○張預曰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方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所以使敵先趨皆恐我至而敵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趨其後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操曰行踐規矩無常也○李筌曰墨者出道也出運道而從之恐不及○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常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也○陳皞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統擾亂也成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

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錢塞一作剗墨○賈林曰剗除也墨繩墨也適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為○梅堯臣曰卒動必殘法度而隨敵屈伸因利以決戰也○王皙曰殘兵法如繩墨然後可以順敵決勝○張預曰循守法度殘履規矩隨敵變化形勢無常乃可以決戰取勝墨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曹操李筌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杜牧曰言敵人初時謂我無所能為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脫走不可捍拒也或曰我避敵走如脫兔曰非也○梅堯臣曰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若脫兔應敵決戰之速也○王皙曰處女隨敵也開戶不虞也脫兔疾也若田單守即墨而破燕軍是也○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啟隙攻則猶脫兔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即墨攻騎劫正如此語不其然乎

新都後學黃邦彥校正

火攻篇

曹操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王皙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

李筌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杜牧曰焚其營柵因燒兵士吳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將陸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敵之術矣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畧盡遂歐血而殂○梅堯臣曰焚營柵荒穢以助攻戰也○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成立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

漢班超伊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
 大風超令人持鼓藏虜舍見火然皆當鳴鼓大
 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
 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
 嵩率兵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
 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
 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
 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厲軍上
 皆策苜蓿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卒
 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又
 五代梁山朱宣覬知即以兵徑至圍速戰帝整軍出
 於魚山朱宣覬知即以兵徑至圍速戰帝整軍出
 若時宣覬已陳於前覬士傷輒呼肅俄而西北
 失次甚有惧色帝即令騎士揚鞭大呼肅俄而西北
 風驟發時而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既而烟
 焰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覬大破餘衆擁入清河
 因築京觀於魚山之下又後唐伐蜀工部任圜以
 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董璋以東川軍
 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迨孝擊退東川之軍急
 進之過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
 知祥以兵三萬與圜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
 為柵三月圍陳于金鴈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
 而縱火風燄亘空迨孝危急引騎出陳于金鴈橋
 又大敗之○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大攻之
 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李筌曰焚積聚也○杜牧曰積者積蓄也糧食薪
 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皋為羽所敗北渡河
 得張耳蒯徹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
 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
 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潁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
 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
 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
 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梅克臣曰焚其
 委積以困芻糧○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
 故曰軍無委積則亡劉賈燒楚積聚是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
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
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
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
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千皆用袁氏旗幟街枚
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拖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
曰袁公恐曹操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
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
之輜重悉焚之矣○陳皞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
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
心神恍惚自可破軍殺將也梅克臣曰焚其輜重
以窮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何氏曰如前秦
符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暉師至潞川燕將慕容
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
率少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晉山燒訃輜重火
見勦中因而滅之○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
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曹操燒袁紹輜重是也焚
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

李筌曰焚其隊伏兵器○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
而擊之○梅克臣曰焚其隊仗以奪兵其隊一作
隊○賈林曰隧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也○何氏
同賈林註○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
器械不利則
難以應敵也

行火必有因

曹操曰因姦人○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陳
皞曰須得其便不獨姦人○賈林曰因風燥而焚
之○張預曰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
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操曰煙火燒具也○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
屬○杜牧曰艾蒿芠葦薪芻芻膏油之屬先須修事
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獸火禽火
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梅克臣曰潛姦伺隙

必有便也。秉秆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張預曰：貯火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張預曰：不可偶然，當司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操曰：燥者旱也。○梅堯臣曰：旱燥易燎。○張預曰：天時早燥，則火易燃。

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王經云：常以月加日，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在宿於此也。○杜牧曰：宿者，月之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必壓，次知所宿之日，則行火一雨。又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即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為變，以兵應之。○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之。五火，即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曹操曰：以兵應之也。○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杜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開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闌，眾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杜佑曰：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梅堯臣曰：內若驚亂，外必兵擊。○張預曰：火總發於內，則兵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兵靜者待而勿攻

孫子集言

卷之十一

三

孫子集言 卷之十一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其變者也○梅亮臣曰不驚撓者必有備也○王哲曰以不変也○何氏曰火作而敵不驚呼者有備也我往攻則或受害○張預曰火雖發而兵不乱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操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李筌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杜牧曰侯火盡已來若敵人擾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杜牧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其所為○梅堯臣曰極其火勢待其變則攻不変則勿攻○王哲曰何其變亂則乘之終不変亂則自治而蓄力○何氏曰如魏滿霍征吳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為之備諸軍皆驚夜半果來燒營寵掩擊破之者是也○張預曰盡其火勢變亂則攻安靜則退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也○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營柵可焚之地即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於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起火陵亦先放火烧斷蕪葭用絕火勢○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日之宿在四星也○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即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梅亮臣同杜牧註○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杜賊依草結營嵩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擊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操曰不便也○李筌曰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

孫子兵法卷之十一
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短其
他也○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敵必死戰○王
哲曰或擊其左右可也○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
逆擊之必死戰則不便也

晝風夕夜風止

曹操曰數當然也○李筌曰不知始也○杜牧曰
老子曰飄風不終朝○梅堯臣曰凡晝風必夜止
夜風必晝止數當然也○王哲同梅堯臣註○張
預曰晝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
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牧曰須箕星燿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
偶然而為之○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五變當復以
數消息其可否○梅堯臣曰數星之燿以候風起
之日然而發火亦當自防其變○張預曰不可止
之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已推四星之度數知風
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敵以火佐攻者明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張預曰用火助攻灼然可
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杜佑曰水以為衝故強○梅堯臣曰勢之強也○
張預曰水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操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
分敵軍不可以奪敵積蓄○李筌曰軍者必守術
救而佐之水火所以明強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
之擒呂布皆其義也以水絕敵人之軍分為一則
可難以奪敵人之蓄積○杜牧曰水可絕敵糧道
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水奪險要
蓄積也○王哲曰強者取其決注之暴○張預曰
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
然不若火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若韓信決
水斬楚將龍且是一時之勝也曹公焚袁紹輜重

孫子集言 卷之十一 六
紹因以敗是使之燕也 燕不若火故詳於火而略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操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不踰日也○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時君功立而不賞者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日有費也○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勝攻取若不藉有功牽而賞之則三軍之上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賈林曰費留惜費也○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利乘便能作為功也作為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王皙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張預曰戰攻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幸有功而賞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為用○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其功○梅堯臣曰始則召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張預曰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為用○賈林曰

非利不動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杜牧曰先見起兵之利然後兵起○梅堯臣曰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一作非利不起也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也

非危不戰

曹操曰不得已而用兵○李筌曰非至危不戰○梅堯臣曰人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凶器也

○張預曰兵凶器戰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率不
得已而後用

王不可以怒而興師

王哲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鄭○張預曰因
怒興師不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過言而伐鄭
君子是以知
息之將亡

將不可以愠而致戰

王哲曰不可但以愠也若晉趙穿○張預曰因忿
而戰罕有不敗若姬襄怒符堅黃眉壓壘而陳因
出戰為黃眉所敗是也怒大於愠故以主言之愠
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興兵將則止可言
戰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操曰不得以己之喜怒而用兵也○賈林曰愠
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將卒兵
則以策不可以愠患之故而合戰也○梅堯臣曰
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愠敗○張預
曰不可因己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
子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
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覆喜愠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
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
力因怒興師因愠合戰則其兵自死其國自亡者
已○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
亡矣將愠怒而鬪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又多怒愠
復可以說喜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
言當慎之○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
時之愠可返而說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王哲
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張預曰君因怒而興

兵則國必亡將因愠而輕戰則士必死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

杜牧曰警言戒之也○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當警懼○張預曰君常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當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子集註卷之十三

新都後學黃邦彥校正

用間篇

曹操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謀以知敵之情實也○張預曰歆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之道尤須微密故次火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

家

曹操曰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作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衆矣○杜牧曰古者夫田一項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項鑿井樹廬八家居之是為井田怠廢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

轉輸疲於道路也。○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後疲於道路廢於耒耜也。○曹說是也。○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與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專館於敵也。○有積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

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為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鈞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王皙曰：恡財賞不用，間也。○張預曰：相持且久，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爵賞之細，不以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以佐主，不可以主勝，動勤而言者，嘆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眾者，先知也。

李筌曰：為間也。○杜牧曰：知敵情也。○梅堯臣曰：主不妄動，動必勝人，將不為功，功必出眾，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王皙曰：先知敵情，制勝如神也。○何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謀，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機，曰智權，皆善用間諜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常孝寬為

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中所
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必有齊人得孝寬金貨
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
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
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
又李達為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
厚撫境外之人使為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
有事泄被誅戮者必不以為悔其得人心也如此
○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絕
羣衆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操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也
○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間者能知敵之
精○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
○梅克臣曰不可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

類曰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

不可驗於度

曹操曰不可以事數度也○李筌曰度數也夫長
短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數人之情偽度
不能知也○梅克臣曰不可以度數推驗也言先知
之難也○張預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操曰因人也○李筌曰因間人也○梅克臣曰
鬼神之情可以卜筮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
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
也○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
因人而後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張預曰此五間之名因
間當為鄉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

曹操曰同時任用五間也○李筌曰五間者因五
人用之○杜牧曰五間俱起者敵人不
形露之道乃鬼神之間敵而莫知我
臣曰五間俱起以間敵而莫知我
神妙之網紀人君之所貴也○王
賈林曰紀理是用兵神妙之大紀
理也○張預曰五間循環而用人
乃神妙之綱紀也

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為間也晉豫
州刺史祖狄之鎮雍丘愛人下士雖疎交賤諫皆
恩禮而遇之河上堡因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而
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王感戴胡有
異圖輒密以聞前後剋獲蓋由於此西魏韋孝寬
使齊人斬許益而未備其義

為鄉間○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長裏唐實之情
故就而用之○何氏曰如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
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
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
沐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
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
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
十里宋及楚平○張預曰因敵國而告其底裏就
而用之可使伺候也韋孝寬以金帛啗齊人而齊
人遙通書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李筌曰因敵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杜牧曰
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
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
因敗喪以求展已之材能者翻覆變詐常持兩端
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賜金帛而
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

臣使不和同也。杜佑曰：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因其有隙，詭而用之。○梅克臣曰：因其官屬結而用之。○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子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郁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驥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卒，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壽討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髯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髯丹鞋鞞之衆來攻，道昂苦戰連月，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賄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謨王威寺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拜丹為其麾下，趙俊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敵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衆鳴鼓建旗，渝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

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無三則，鄭園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齋金玉，嚼其計，將以亂其謀，衆咸進諫曰：凌敬喜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衆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衆議，不能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馬於途，悉衆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銳，建德中鎗窟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揚武威生獲之。又王翦為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商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商欲與秦廢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伐將斬李牧，廢司馬商。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也。○張預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之子弟，凡有隙者，厚利使之，晉任析公，吳納子胥，皆近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為我間也。○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

厚賂誘之反為我用或佯為不覓示以偽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為我用也陳平初為漢王護軍尉項羽圍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傾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拍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諛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利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陽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梅堯臣曰或為我間也或留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詭形而遣之○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下餘及患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一軍乃縱反

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工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成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伐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戮辱先人燕軍從之即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闕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問來奢善食遺之問以報秦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雎為秦昭王相決左庶長王齮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齮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唯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趙括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亡失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為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卒四十萬○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偽辭或佯為不知疎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為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佯驚楚使是也

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

李筌曰情詐為不足信吾知之令吾動也間而待
 之此筌以待字為非傳也○杜牧曰誰者詐也言
 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
 詐迹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跡
 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為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
 使薊生說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襲之田橫
 怒意薊生此事相近○杜佑曰作誑詐之事於外
 以誑事諭敵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為敵所得必
 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
 間皆不能知幽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
 敵人及以判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為貸免相勅
 勿泄伴不秘密令敵聞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
 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梅堯臣曰以誑
 告敵事垂必殺○王哲曰詐吾間使敵得之間以
 吾計告敵事決必殺之也○何氏曰如戰區鄭武
 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
 誰可伐者大夫闕思則曰胡可伐公怒而戮之曰

生間者反報也

胡光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若聞之以鄭為親
 已不備鄭襲而取之此川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
 于間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
 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即潛
 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又李
 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
 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張預曰欲使敵人殺其
 賢能以詐事為實必但殺之赴之吾間至敵為彼所
 得彼偽為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為其所因僧以
 死使偽為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為其所因僧以
 彈告即下之關讀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
 其臣并綏關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
 吾間諸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薊生烹於
 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

李筌曰往來之使

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杜趨捷勁勇閑於斷事
 詐忍飢寒垢耻者為之○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
 私規往反報復常無所言故曰生間○杜佑曰擇

已有賢才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
知其事計所為已知其實選以報我故曰生間
○梅克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
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林而歸又如隋達奚武
為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
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
潛聽得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
往往捷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
遂破之○張預曰選智能之士往視敵情歸以報
我若婁敬知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敵情歸以
事亦衆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以退
若秦行人夜戒晉師曰來日請相見被駢曰使者
日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延政乞伏乾
歸大敗之乾歸乃遣問稱策奔成紀延信而追之
眈雅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延不從遂為
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

杜牧曰受辭指蹤在於卧内○杜佑曰若不親撫
受詞最為親近○王哲曰以腹心親結之○張
頌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間者以腹心相委
是最為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以重賞賞之而賴其用○梅克臣曰爵祿
金帛我無愛焉○王哲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
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
四十萬斤間楚君臣

事莫密於間

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審○杜佑曰間事不
密則為已害○梅克臣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王
哲曰獨將與謀○張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
密欵

非聖智不能用間

杜牧曰先量間者之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
說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知○梅克臣曰知

其情偽辨其邪正則能用。王哲曰：聖通而先識，智明於事。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後能為間事，我先然。後能為間事，我曰：聖智則能知人。

非仁義不能使間

陳皞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仁結而義使，則問者盡心而規察樂為我。用也。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梅克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王哲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人有，何不可。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既啗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問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偽。虛實也。桂佑曰：用意密而不漏。梅克臣曰：防間反為敵所使，思慮故且幾微，臻妙。王哲曰：謂問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問之事實。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真偽。

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梅克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王哲曰：丁寧之當，事事知敵之情也。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杜牧曰：告者非誘問者，則不得知問者之情，殺之可也。陳皞曰：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聞者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梅克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威其言。何氏曰：兵謀大事，世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衆。張預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必與間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已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起為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已發其事，尚不欲泄，况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牧曰凡欲攻戰先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陳皞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須我先知之或敵使間來我常使間去若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說。漢高伐秦至境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費堅爾可以私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未肯不如因其憚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若非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間導之又何由得登其床也。○杜佑曰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為親。○隋有急則呼之則不可不知亦因此知敵之情。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遇而舍之則可令詭其辭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曹操曰舍居止也。杜牧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為我反間也。杜佑曰故能取反間之利而用之。○梅堯臣曰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可為我反間也。○

梅堯臣曰此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而令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王皙曰不可臨事求也。○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官也門者闈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此欲擊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入其軍則呼其姓名而往若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卧內取其印亦近之

孫子傳記 卷之十三

主哲曰此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謹舍之曲為辨說深致情愛然後啗以大利威以大刑自非忠於其君王者皆為我用矣○張預曰索求也敵間之來窺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為我間也言舍之者謂稍留其使也淹延既入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四間皆因反間而論其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杜牧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為我反間因此乃知厚利亦可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同其義也○陳皞曰此說疎也言敵使間來以利啗之誘令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間敵間可使反間誘而使也○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者皆可得使○梅克臣曰因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誑之事使死間往告之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陳皞曰言五間皆循環相因惟生間可使如期○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還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梅克臣曰令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知敵之可生間以利害規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也生間以利害規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則之得實而婦如期也○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殷勤於五間主切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孫子

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也。杜牧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間者又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梅堯臣曰：五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張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操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操曰：呂牙太公也。梅堯臣曰：伊尹呂牙非叛于國也夏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任而周任之其成大功者為民也。何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為人間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間之用源上智之人如伊呂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辭耳。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紂于殷呂望殷臣也後歸。

于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非同伯州犁之奔楚苗賁皇之適晉狐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

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干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攻為主為將者可不慎之哉。杜牧曰：三軍所恃而動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筌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隣者有間其左者有間其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有因之，有假之，有誘之，有離之，有反之。致辭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之。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

使亡報之馬凡此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密之
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
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
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探其情
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者
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聞而反間
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
鵠志慙動偽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
色一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聰耳者
潛於復壁中聽之使既遲違恐彼怪責必是竊論
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開人亦用
間以間已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
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
靜規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伴為不覓舍止而
善飯之微以我偽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則我之
所須為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
我虛以為實我即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
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
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止色忠以盡節信以
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為利雖有善間其

可用乎○陳皞曰晉伯州犁奔楚楚苗賁皇奔晉
及晉楚合戰于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犁
侍于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
勝楚者楚所以敗者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
是知用間之道間敵之情得不用慎擇其人深究其
說也故一文云非聖智不能用間者夫聖智知人
人即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為効非聖智必猜
必忌公道不祐幽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
此將上天不祐幽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
誅之禍豈上智之士為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
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故上文云非仁義
宜必濟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
當其刺夫於猷畝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
也○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王哲
曰未知敵情者不可動也○張預曰用師之本在
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
非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
則有於火攻與間

孫子集註 卷之十三

十三

孫子集註大尾終

文化堂

